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七覺支裡面「擇法」這一條，包括的範圍非常廣大。無論在世間法或是在出世間法，我們在一生當中，譬如求學、工作，都應當要慎重的選擇。讀書，學校裡面有那麼多的科系，社會上有那麼多的行業，都要有智慧去選擇。選擇的標準，佛法裡面是給我們一個啟示，要揀別真假，要選真的不要選假的；我們把真假換一個名稱，我們要選善的不要選惡的。我們要選擇有利於眾生、有利於社會的，絕不能選擇傷害眾生、傷害社會的，這樣的選擇才真正能達到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。從我們的生活、工作，一直到處事待人接物，要善於選擇，現在人講的要懂得抓住機會，在佛法裡面講緣，要能掌握到緣。殊勝的機緣是很不容易遇到的，機緣現前，你若不能夠掌握，剎那之間就消失了，以後再希望有這個緣出現，那不是一個容易事情。所以機會一定要抓住，絕不能夠輕易把它失掉。修學法門也不例外，要抓住學習的機會、學習的環境，我們才會有成就。

對於修學的法門，那就更應當慎重去選擇。一生當中專攻一部經，作專家不作通家。專到某一個程度之後，確實他就通了。古德常說：「一經通，一切經通。」一切經通之後，還作專家不作通家。那是什麼？那是大慈大悲，給後學做榜樣，不要讓後學看到：「你樣樣都通，樣樣都講，為什麼要我講一樣？」他就產生懷疑。所以為後人做榜樣，這叫大慈大悲。這個例子，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五十三參裡面看到了。五十三參任何一位善知識，實在講他都通，善財童子何必要去訪問五十三個善知識？一個就夠了，其餘善知識那些本事他都會，他為什麼不講？「我只跟你講一門，另外那一門你

去找那個人」，為什麼？個個示現作專家不作通家，用意在此地。那都是法身大士，都是古佛再來的，哪有不通的道理？世出世間法全都通達。他示現的只懂一門，「其餘的，我不如某個人」，這些話的真正含義在哪裡，我們要能體會到，我們才能真正學到東西。

所以人家的思考都是為利益眾生、利益後學，絕不圖自己方便。自己的學生想什麼我就教你什麼，我何必教你到別的地方參學？他用意究竟在哪裡？我們一定要懂得。除非在不得已之下，我們同學當中發心想學其他法門，真的找不到人教，這叫逼著沒有辦法。如果這個法門，現在這個世間還有人在教，教得不錯，我們就不教了，就介紹他到某個地方去參學。諸位在《高僧傳》，在中國過去這些山誌、寺院的歷史裡頭都能看見，學人來參學，見了老和尚之後，老和尚跟他講：「你的緣不在我這裡，你到某個地方去找某一個人。」他到那裡住個三年五載，真的成功了，開悟、證果了。老和尚有這種本事，指導他到某個地方去學，他能成就。在他那裡為什麼不能成就？這裡頭許許多多的暗示，我們都要懂得。實在不得已，那就是另當別論。

擇法是非常的廣泛，學佛更是要選擇。許許多多學佛的人，對於佛法認識不清楚，以為駕乩扶鸞也是學佛，甚至於現在把法輪功也認為是學佛，錯了！沒有擇法的智慧，沒有擇法的能力，人云亦云，這怎麼行！肯定要走上錯誤的道路。縱然會回頭，對自己的時間精力也浪費了很多。

第三個「進覺支」，精進，「修道法時，善能覺了正不正行，不謬行於無益苦行故」；精進。覺支，此地解釋得好，就是四個字：「善能覺了」。「覺支」的意思，「支」是支分，是講下面七條，重點是在「覺」。它這個註解是善能覺了，哪是正行、哪是不正行，正行要精進，不正行要捨棄。佛教弟子不修無益的苦行，這個

苦行對我們的道業沒有真正的幫助，所以佛不教我們修。還有一點我們要想到，每個人根性不一樣，因此他的方法不見得適合我，我修學的方法不見得適合他，觀機不容易！

不但觀機不容易，我們自己了解自己也就相當困難；認識自己。認識自己的根性，我們選擇的法門就能契合自己的根性，所以契機、契理。我們初入佛門，必然對於各個宗派都會去看看，為什麼？求一個初步的了解，然後再從這裡面去選擇。選擇也未必恰當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不知道自己的根性。看到人家這個法門好，非常羨慕，想學，問題是能不能學得成功？如果學不成功，那就是不契機，不適合我的根性，勉強去學，決定浪費時間、浪費精力，到最後一事無成。

佛法裡面講的成就，最低的水平是要脫離六道；沒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輪迴，不算成就，生天都不算成就，天福享盡還要墮落。這是小成就，佛家講小果；而真正成就是大乘，大乘的成就是要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這是大成就。我初學佛的時候，因為在沒有學佛之前喜歡讀書，所以接觸佛教之後就非常嚮往教下。在教下，最初方東美先生曾經在上課的時候跟我介紹過：「佛教裡頭有兩門是世間非常稀有的學問，一個是佛教的性宗，一個是佛教的相宗。性宗，禪宗為代表；相宗，法相唯識。」所以我剛剛接觸佛教，我對於這兩門特別留意。

以後我把我的工作辭了，那個時候有意思出家去專攻教下的典籍。我跟懺雲法師住茅篷住了五個半月，懺雲法師把淨土法門介紹給我。在那個時候我很難接受，我的興趣不在這上面。他拿了三本書要我做科判，《彌陀經疏鈔》、《彌陀經要解》、《彌陀經圓中鈔》，這三樣東西。我把科判搞出來之後，科判不是我自己的，蓮池大師的、蕩益大師的、幽谿大師的，就是從他們的註解把科判整

理劃成表解，很長很長一張表解，劃出來之後我非常歡喜；我看到經典的章法結構、思想體系，生歡喜心，但是還沒有意思學這個東西。在山上那麼長的時間裡面，他教我去看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這個非常有受用。《文鈔》讀過之後，對於淨土的概念改過來了。從前輕視淨土，《文鈔》念了之後，不敢輕視了，曉得這裡頭是很難得，對於這個不排斥了，也有一點信心，但是還沒有發心去學淨土，對它比較尊重，知道這不是老太婆教，這裡面有大學問。

我離開懺雲法師，去親近李炳南老居士。在台中慈光圖書館這一段期間當中，認真學淨土。懺雲法師修淨土，李炳南老居士也修淨土，但是懺雲法師說不出來，李老師能夠把這個講得清楚、講得明白，把我們的疑惑斷掉了，我們才認真學習，所以選擇法門才能夠精進不懈。我跟同學們說，我到台中學的時候不是專修一門，但是李老師的條件：「你這一門東西學會，才可以學第二門。」我學的進度快，學得很有成績，一個月學一部經，這一部經我就可以上台講。那個時候我沒出家，我跟他一年三個月，十五個月學十五部經，真的是法喜充滿，很有成就感！學得很辛苦，學得非常快樂，真有收穫。

以後就出家了，離開他了。出家之後，我每一個月回到慈光圖書館住一個星期，這樣大概持續有一年多，我就離開寺廟，又回到台中去長住，這一住就住七、八年，沒有離開李老師。發現到離開老師不行，一個月一個星期時間不夠，就再回去。回去的時候，跟他學幾部大經，就學《楞嚴經》。所以我佛法經教的基礎是《楞嚴》，《楞嚴》我也講了不少遍。確實，這一部經你能講了，其他所有經你拿在手上都能講。《華嚴經》太大，所以我聽李老師講《華嚴》，我聽一卷，一卷就夠了，八十卷《華嚴》後面七十九卷就沒有問題了，我都能講，而且我講得比李老師講得還詳細，因為我的

時間比他長。

擇法，精進。不修無益苦行，苦行是釋迦牟尼佛非常讚歎的，苦行能夠降低一個人的欲望，保持道心不退；但是對於我們修學沒有利益的苦行，沒有必要，這是我們一定要懂得的。好，今天我們就講到這一條。